

● ● ● ● ● ● ●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



主编 孟繁华

让蒙面人 说话

麦家 / 著

rang
mengmianren
shuohua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 CHUBANSHE

麦家 / 著

rang
mengmianren
shuohua

让蒙面人 说话



B1288316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ENFENG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蒙面人说话/麦家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1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

ISBN 7-5313-2675-2

I. 让… II. 麦…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
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3383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zyh024@sohu.com

大连理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215mm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90 千字	印数: 1—8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4.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

主编 孟繁华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总序

孟繁华

在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时，“多元文化”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是，这个隐含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开放内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得到言之凿凿的证实；一方面却又显得相当暧昧和不确切：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流通领域里，几乎所有的资讯都在显示，这个“多元文化”恰恰是商业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以吞噬一切的方式将历史和现实都纳入消费的轨道。因此，“多元文化”在当下的中国还仅仅是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这个判断决不是来自对市场化的深仇大恨，市场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是说，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处于边缘的文化形态仅仅成了它的点缀和衬托。因此，我们的文化开放在世界范畴内是向西方开放的；在国家版图领域内，我们的开

放是向市场开放的。西方话语和市场话语躊躇满志大行其道，与我们身处的这一文化语境相关。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起码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进行“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白领化”和“中产阶级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了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往事。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

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成就与代价共存。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

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在文学的意义

上，被表达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次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但我相信的是，这是真正的文学，而真正的文学将永驻人心。

麦家 男。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1981年考入军事院校，十七年间转辗七个省市，经历有些复杂。1997年转业，现居成都，有职无业，专写小说。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小说集《紫密黑密》《地下的天空》等。

N=54/3

目 录

001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总序）
001	陈华南笔记本
070	黑记
127	胡琴哭似的唱
159	倾斜
196	让蒙面人说话

陈华南笔记本

什么事情都会恰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且恰恰是现在。一个世纪接连一个世纪过去，就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上，地下，海里，生活着无数的人，可所有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都在你身上发生了。

——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

第一篇

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把人类众多的精英纠集在一起，为的不是什么，而只是为了猜想由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谜。这听来似乎很好玩，像出游戏，然而人类众多精英却都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密码的了不起就在于此。破密家的悲哀也在于此。在人类历史上，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无疑是最多的，换句话说，能够把一个个甚至一代代天才埋葬掉的，世上大概也只有该死的密码了，它把人类大批精英圈在一起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悄悄埋葬。难怪有人说：破译事业是人

类最残酷的事业！

1956年夏天，当N大学数学系高才生陈华南从一位跛足将军（似乎左脚板底扎进了玻璃碴子，走路一跳一跳的）手中接过那本由“701”给他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这页除了有个红戳戳外没什么特别的纸（既不特别硬，也不特别大），已将他一生与神秘又残酷的密码事业连接在了一起。

坦率说，盘踞在A市郊外一个隐秘山谷里的“701”人，在开始并没有看出陈华南有多么远大的前程，起码在他从事的职业上。他的职业是破译密码，这项孤独而又阴暗的事业，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天才的精神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701”人说，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是可以抓获的，但你必须每个白天和夜晚都高举起警醒的双手，同时还需要你祖辈的坟地冒出缕缕青烟。初来乍到的陈华南不懂得这些，也许是不在乎，整天捧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书（譬如他经常捧读的是一本英文版的《格林童话》和一些线装的黄不拉叽的无名古书），默默无闻地消磨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除了有点儿孤僻（不是孤傲）外，既没有聪颖的天资溢于言表（他很少说话），也看不出有多少暗藏的才气和野心，不禁使人怀疑他的才能和运气。甚至对他在工作上的用心，也有深浅不一的疑虑，因为——刚才说过，他常常看一些与专业毫无干系的闲书。

然而，中国有句老话可以回击这些人的成见：海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

当然，最有力的回击无疑是一年后陈华南破译紫密的壮举。

紫密是当时“701”面临的一种最为高级的密码，几年来，“701”破译处的秀才们一直视它为眼中钉而苦苦敲打着，奋斗着。但现在看，他们也许具有天才的才能，却没有天才的运气，因为拔掉这枚恶钉的荣幸，最后钻进了陈华南这个被人忽视的

年轻人怀里。

陈华南的运气确实是不可想象的，更不可企求。有人说他是在睡梦中破掉密码的，有人说他是在读闲书中识破天机的，总之他几乎不动声色地、悄悄地破译了紫密。这简直令人惊叹地妒嫉又兴奋！不用说，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神秘的年轻人理所当然地开始大把大把收获了，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孤僻，孤僻地生活，孤僻地工作；还是手不释卷，寡言寡语，冷冷静静——凡此种种，他全都不变样地保留了下来。但人们的认识却已变地为天，人们相信，这就是他的神秘，他的魅力，他的运气。在“701”，没有一个人或一条狗（因为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所以也引狗注目）不认识他，也尊敬他。大家知道，天上的星星会坠落，而他这颗星星却永远不会，因为他获得的荣誉是任何一个人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的。一个秋天接着一个秋天，人们眼见他步步高升：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他总是一贯地宁静地接受着一切，既不因此狂妄，也不因此谦卑，一切感觉就如水消失在水中。人们的感觉也是如此，羡慕而不妒嫉，感叹而不丧气。因为人们已自觉地将他独立出来，承认他是特殊的，不可攀比的。十年后（1966年），当他以别人一半甚至更少的时间轻巧地坐上破译处长的位置时，人们似乎早就料到会这样，因而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感觉。人们甚至还蛮有把握地认为，总有一天，“701”会成为陈华南的天下，局长的头衔正在他以后一个必然中的偶然时间里等待着这个沉默的年轻人。

也许，人们的想法或愿望是容易变成事实的，因为在“701”，在这个特别的神秘的机构里，所有领导几乎不容置疑地都将由那些业务尖子担任，何况陈华南礁石一般沉默而冷峻的性格，似乎也非常适合做一个秘密组织的头脑。然而，1969年年底的几天时间里，发生了一件至今也许仍有不少人记得的事

情，叙述这件事的前后经过，便有了这故事——

—

事情的起头是“黑密研究会”。

黑密，顾名思义，是紫密的姊妹密码，但比紫密更为先进、高级，正如黑色要比紫色更为沉重、深刻。三年前——陈华南永远记得这个恐怖的日子，是1966年9月1日，黑密的足迹第一次鬼祟地闪现在紫密领域里。就像鸟儿从一丝风中悟会到大雪即将封山一样，陈华南从黑密吐露的第一道蛛丝中，就预感到自己攻克的山头有被覆没的危险。

以后的事实果然如此，黑密的足迹不断在紫密的山头上蔓延，扩张，就如黑暗的光芒不断涌入未落的日光里，直至日光彻底没落。从此，对“701”来说，十年前那种黑暗岁月又重现了，人们把企求光明的愿望不由分说地寄托在陈华南这颗昔日的明星上。三年来，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索求着光明，而光明却总是躲在黑暗中，远在山岭的另一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701”和总部联合召开了“黑密研究会”：一个默默无闻而隆重的会议。

会议在总部召开。

像众多总部一样，“701”的总部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从A市出发，走铁路需要三天两夜。因为携带密件，陈华南原本可以坐软卧，只是他搭乘的那趟火车的软卧铺位在起点就被一拨警界官员包揽一空。这种事情极少见，陈华南碰上了，似乎不是个好兆头。

有一位随行者，是个满脸严肃的人，高个，黑脸，三角眼，下巴上留着寸长的胡子，胡子倔强地倒立着，猪鬃一般，坚硬

的感觉使人想到钢丝。钢丝这么密集地插在一起，就有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所以，说此人脸上布满杀气，这话一点不过的。事实上，在“701”，这个严肃的人从来是作为一种力量而存在，并且为人们谈论的（和陈华南作为一种智慧的存在并谈论不一样）。他还有个别人没有的荣幸，就是“701”几位首长外出总喜欢带着他，正因为这样，“701”人都喊他叫“瓦西里”（瓦西里是列宁的警卫），时间长了，反倒弄不清他的真姓实名了。在人们印象中，瓦西里仿佛总是穿着时髦的大风衣，两只手斜插风衣口袋，走路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威风凛凛，固然有一种保镖的派头。“701”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怀有羡慕和崇敬之情，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谈论他，谈论他神气十足的派头，谈论他可能有的某种英勇业绩。甚至两只风衣口袋，也被他们谈论得神秘神秘，说他右边口袋里藏的是一把德国造的B7小手枪，随时都可能拔出来，拔出来打什么中什么，百发百中；而左边口袋里则揣着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将军）亲笔签发的特别证件，拿出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天王老子也休想阻拦。

有人说，他左腋下还有一把手枪。但是说真的，没有谁见过。没见过也不能肯定没有，因为谁能看到他腋下？即使看到了——真的没有，年轻人依然不会服输，也许还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那只是在外出执行任务时才带的。

当然，这很可能。

对于一个保镖式的人物来说，身上多一种利器，就像陈华南身上多一册书，简直没什么可说的，太平常了。

尽管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随行，但陈华南却并没有因此感到应该的胆大和安全，火车刚刚启动，他便陷入了莫名的不安中，老是感到被人窥视的慌张、别扭，好像众人的眼睛都在看

他，好像他没穿衣服（所以别人要看他），浑身都有种暴露的难堪，紧张，不安全，不自在。他不知自己是怎么了，更不知怎样才能让自己变得安静。其实，有这种不祥之感正是因为他太在乎自身，太明白此行的特别——

【陈华南笔记本】

天才陈华南知道，瓦西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值得他出动的；他更知道，作为“701”破译处的头号人物，他外出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不是他自己吓自己，对方JOG电台几乎每天都在对他闪烁其词地广播，跟钓鱼似的，诱饵一天比一天大。他破译了紫密，尽管是悄悄的，事后又一再保密，可人家还是知道了，而且知道得有头有脑，连他父辈情况都摸得清清爽爽的。破译紫密使陈华南身价不光在自家国土上暴涨，而且在人家那边涨得更凶。陈华南清楚记得，他现在的身价已是一个飞行员的十倍：一百万哪！这个数字把他举上了天，同时离地狱也只剩一步之遥了。在陈华南看来，自己既然这么值钱，想伤害他的人就有理由了，而且理由充足，足以吸引很多人，让他防不胜防。

这当然是他的不聪明。不过，这有什么办法呢？谁都知道，陈华南性格中有钻牛角尖的劲头，他那些深奥的学问，天才的运气，也许正是依靠这种百折不挠的钻牛角尖的精神获得的，现在这种精神又让他获得了深奥的敌意。这就是天才陈华南，尽管读了许多书，学问广博精深，但在生活面前依然是无知的，不清醒的，因而也是谨慎的，笨拙的，甚至是荒唐的。这些年来，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外出，表面上看似工作缠身，走不脱，可实际上还有一个深藏的理由就是：他怕出门。是的，他怕，就像有些人怕关在家里、怕孤独一样，他怕出门，怕见生人。荣誉和职业已使他变得如玻璃似的透明、易碎，这是没

有办法的，而他自己又把这种感觉无限地扩大、细致，那就更没法了。

就这样，职业和他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过度谨慎心理一直将他羁留在山沟里，多少个日日夜夜在他身上流逝，他却如同一只困兽，负于一隅，以一个人人都熟悉的、固有的姿势，一种刻板得令人窒息的方式生活着，满足于以空洞的想象占有这个世界，占有他的日日夜夜。现在他要去总部开会，这是他第一次外出，他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和往常一样，瓦西里今天还是穿一件风衣，一件米黄色的挺括的风衣，很派头，把领子竖起来，又显得有些神秘。他的左手今天已不能惯常地插在风衣口袋里，因为要提一只皮箱。皮箱不大，褐色，牛皮，硬壳，是那种常见的旅行保险箱，里面也许可装几本大型杂志。但现在装的是黑密资料，和一枚随时可引爆的燃烧弹。他的右手，陈华南注意到，几乎时刻都揣在风衣口袋里，好像有手疾，不便外露。不过，陈华南明白，手疾是没有的，手枪倒有一把。他已不经意瞥见过那把手枪，加上那些曾经耳闻过的说法，陈华南有点儿厌恶地想，他把手枪时刻握在手里是出于习惯和需要。这个思想进一步发展、深化，他就感到了敌意和恐怖，因为他想起这样一句话：

身上的枪，如同口袋里的钱，随时都可能被主人使用！

007

一想到自己现在身边就有这样一把枪，也许有两把，他就觉得可怕。他想，一旦这把枪被使用，那就说明我们遇上了麻烦，枪也许会将麻烦消灭掉，就像水可以扑灭火一样，但也许不会，正如水有时也不能灭火一样。这样的话……他没有接着